

敬躋堂叢書

敬啟者

東塾雜俎卷十二

番禺陳澧撰

通論

大戴禮文王官人曰防其不足

盧注曰不欲見之

伐其所能曰日

損者也

逸周書官人解伐作發無日字

學者最多此病且於其所不足者

輒以爲不必學而輕詆之矣章實齋曰所貴乎識者非特

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

焉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

待之

文史通義說林篇

鄭小谷曰星象輿圖樂律數學余平生短

於此故說中每畧於此有恨於己不禁有望於人也

家訓

此真君子之用心矣

韓詩外傳云孔子告子路曰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

卷三孔

子曰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卷八周公誠伯禽曰博

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卷三荀子云以淺持博是大儒者也

儒效篇文國朝儒者之學可謂博矣然無以淺持之者故初

學之士中人以下之才讀近儒之書不能見其涯涘望洋

而嘆自厓而返老師宿儒零落已盡繼起者稀職是故也

素問云少而多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淺而知深

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標本病傳論大戴禮曾子立

事第四十九君子博學而孱守之盧注云孱小貌不務大阮文達公

注云孱迨也釋云說文孱迨也羣書治要孱作淺注云大

戴禮淺作孱

論衡曰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

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

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

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超奇篇富人不如儒生儒生

不如通人別通篇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

儒生効力篇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

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書解篇

又曰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

萬不耐一超奇篇

史通曰觀世之學者或耽翫一經或專精一史談春秋者

則不知宗周既隕而人有六雄論史漢者則不悟劉氏云

亡而地分三國雜說下此又何妨正足為專精而不旁涉耳

顏氏家訓曰俗間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

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常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尙書

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收便忿怒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勉學篇余謂此正可見古儒者專慤之風今人以爲經學當浩博者非也

曾南豐上歐陽舍人書云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義累倍之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學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耶

王蘭泉云今之學者當督以先熟一經再讀注疏而熟之然後讀他經且讀他經注疏并讀先秦兩漢諸子并十七史以佐一經之義務使首尾貫串無一字一義之不明不貫熟一經再習他經亦如之

與孔莊谷主事書

又曰孟子曰夫仁在乎熟之而已矣所謂深造而自得資深而逢源皆熟之謂也讀文何獨不然本年開館之日監院先問諸生生平讀熟古文時文共有若干寫成目錄亦于背經之日一體背誦而本司亦于課期至院時酌量抽背經文以驗勤惰

春融堂集友教書院規條

唐元宗孝經序云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疏云既不得其門而入必自擅開門戶牖牖矣既不得直道而行必馳騁於殊異之軌轍矣禮謂此千古學

問之通病學者當以爲戒者也

王蘭泉與吳竹堂書云爲學之途猶建章宮闕千門萬戶
求所以入之而已矣入之必專於一家頗怪今世文士輒
曰我能經我能史我能詩與古文叩其所業率皆浮光掠
影未有深造而自得者夫學者必不能盡通諸經也盡通
諸經乃適以明一經之旨而一經之中分茅設蔴若漢人
之易旣異乎宋元矣漢人中若京孟若荀虞又各不同不
守一師之說深探力窮之於彼於此掠取一二說焉必至
汎濫而無實窮丈而失居推之他經皆然推之史與詩與
古文亦無不然故願足下專於一家求所以入之也

春融堂集

卷三十二

自來講學家皆自立宗旨欲天下之人皆從之異於

已者則排斥之自北宋至前明莫不如此禮以爲學問當

各專一門分之則人各不同合之則於聖人之道無所缺矣讀蘭泉先生此論先得我心也

傅子曰君子審其宗而後學○爲文章之學者當先治詩書爲考據之學者當先治三禮爲史學者當先治春秋爲理學者當先治論語

不讀詩書而爲學古亦有其說矣說苑云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又云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

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
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
參不及宣其學而已並反質篇此不讀詩書而爲學者也然公
明宣之學正所謂學之爲言效也子石之說則子夏所謂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曾子以三年不讀書爲三年不
學則尤可見曾子之所謂學者讀書也

賈公彥儀禮疏序云其爲章疏則有二家黃慶舉大略小
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李孟哲舉小略大經注
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時之所尙李則爲先灋謂凡
學問皆有此兩派不獨儀禮爲然尤不獨黃慶李孟哲爲
然諸葛武侯獨觀大略陶靖節不求甚解卽所謂舉大略
小也魏書李瑒傳李孝伯傳後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

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

北齊書上黨剛肅王煥傳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

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此與李瑒語略同

李瑒之論雖偏然正可見士大

夫之學與博士之學分爲兩派矣兩派之學皆不可無學者因性之所近而學焉可也

後漢書循吏傳王渙敦儒學習尙書讀律令略舉大意此可見讀書略舉大意卽可以爲循吏矣此所謂士大夫之

學也

後漢書班固傳曰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

梁諫菴曰讀經史之法經須逐字鑽研更參異同於別條而融貫之史須逐事核對先分門類於胸中而粹聚之諸

葛公略觀大意靖節翁不求甚解似非讀書常法

庭立記聞諫菴

之子學
昌所記

此不知讀書自有兩法

三國志賈逵

字梁道

傳注引魏略曰始逵爲諸生略覽大義

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

遍

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劉知幾史通自序云先君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讀史漢三國志於是觸類而觀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觀此則知精通一經者固當博觀

諸家疏解之書如欲觸類而觀窺覽略周者則不必然也如爲禮學者講誦三禮後窺覽五禮通考亦可也爲詩學者講誦三百篇後窺覽漢魏以後詩亦可也

司馬溫公稽古錄云採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舉其大要集以爲圖命曰歷年圖庶幾觀聽不勞而聞見甚博澧案此所謂略觀大意也此可見略觀大意卽是博也

盧召弓學士撰後漢書補表序云宋儒於史略識興亡之大綱用行政之得失而已自謂括其要矣其他典章制度因革損益之樊然具列者率無暇留意卽有所撰述亦不能通貫曉析其病皆由於譎譎拘拘不能廣搜博攷以求其佐證○此說甚謬也識興亡之大綱用行政之得失豈非史學之要乎史學自有兩派識興亡之大綱用人

行政之得失者通鑑是也典章制度因革損益樊然具列者通典是也

三國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曰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甯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耶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

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
英博非復吳下阿蒙澧謂東漢人多好學其風氣至三國
未衰三國志諸傳多載其人從某學治某經觀孫權之言
更可知三國人才之盛由於讀書好學今人不讀書不好
學故人才衰弱至此也竊欲舉孫權此論以勸當塗掌事
者

晏子毀孔子曰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

史記孔子

世家

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曰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

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晏子卽墨氏之學也司馬談則老氏之旨
也老墨之譏儒者如此儒者亦實有以致之若士大夫之
學與博士之學分爲兩派則既有累世不能通當年不能

究者以極其博亦有不累世而通究者以得其要而老
墨不得而譏之矣但必如黃慶之治儀禮□□□□□□
然後可謂之士大夫之學若□□□□則老墨之學耳

袁宏後漢紀

卷二

十二曰欲進之士斐然向風相與矯性違真

以徇一時之好 此是通論風氣如此真名言也

史通曰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尙非百王不
易之道也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
今並挂壁不行綴旒無絕

雜說

風氣有變改

呂氏春秋曰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

謹聽

又曰穴

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
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道雖精不能見矣

悔過

然則讀古

賢者之書可不深知其所言乎智所不至則無如何耳然

恐非智不至也風氣囿之也使明儒生於本朝未必不知鄭康成孔穎達也

柳子厚云傳所謂學以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為己者送賈山人南遊序

章實齋學誠曰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

文史通義原學下篇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同上又曰所

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勿徇風氣

鵬冠子云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士近有萬

人之智者今何人哉勿隨世學